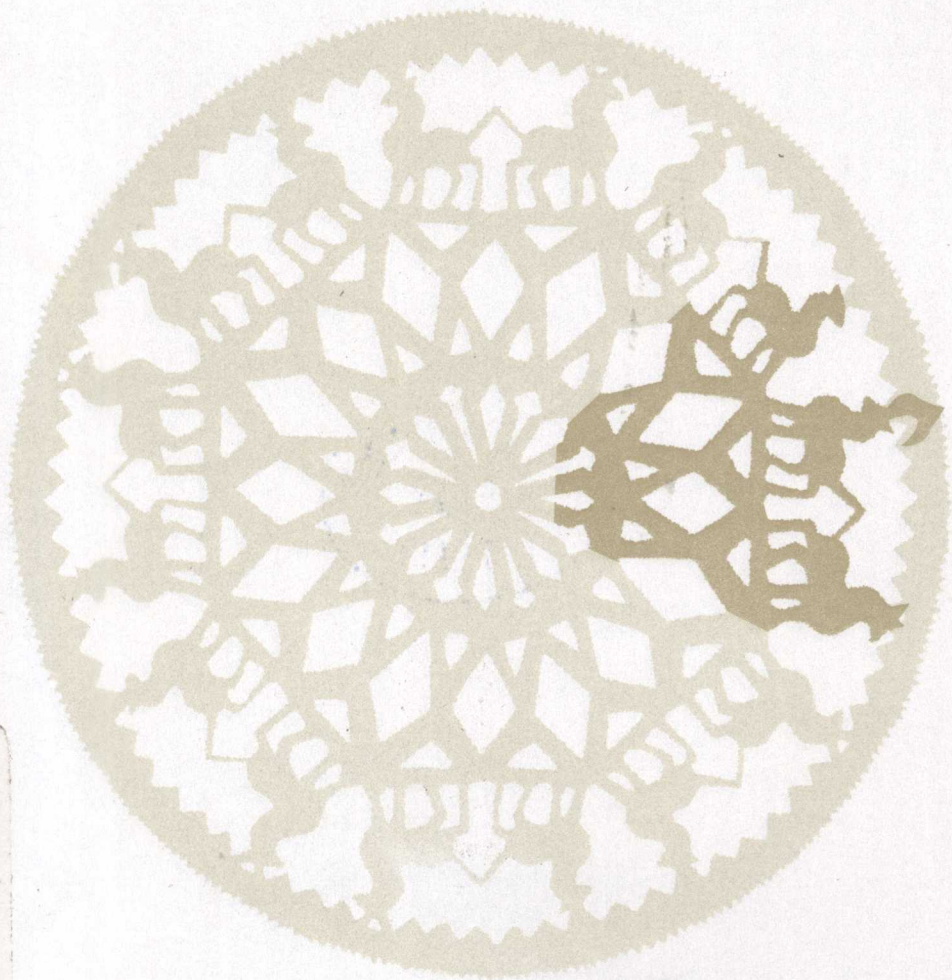


高

昌

高昌对马



王伯敏 著

山东美术出版社



SHANDO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

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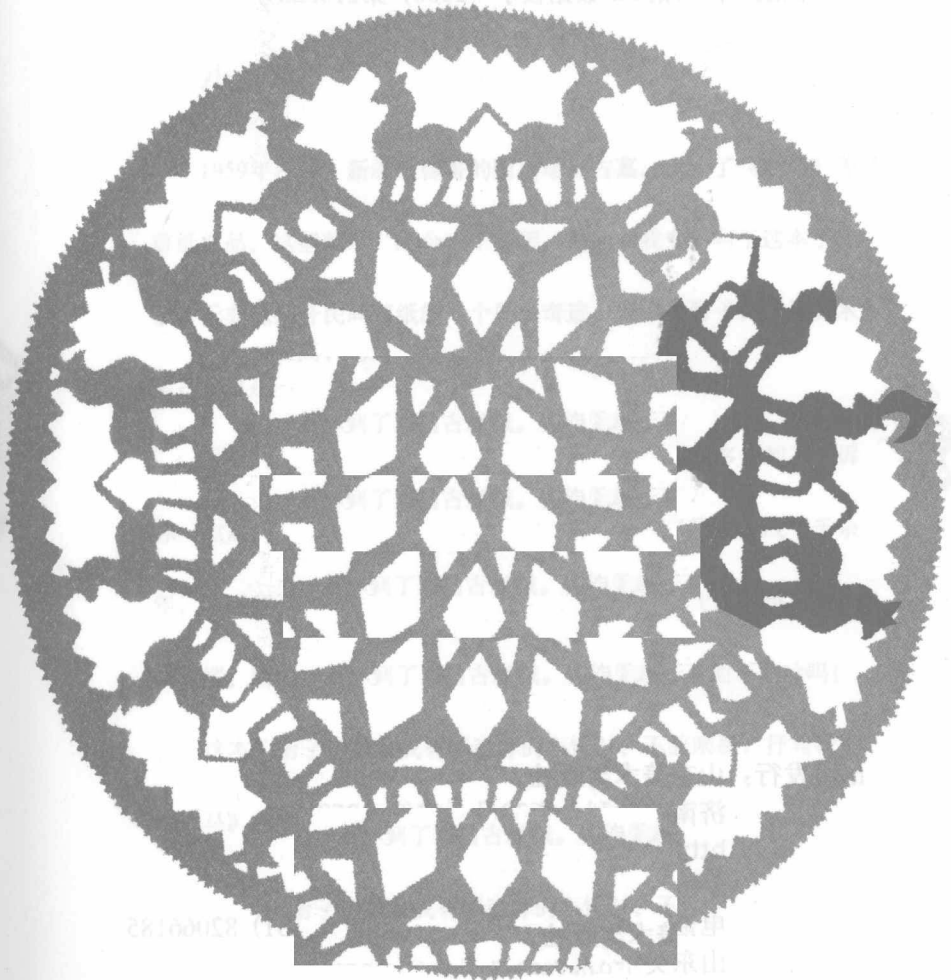
马

图说中国(100) 图说中国(100)

山东美术出版社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

ISBN 957-7-2330-3888-1

高昌对马



王伯敏 著



山东美术出版社

SHANDO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

开本: 940 × 605毫米 1/32
印张: 2.2
字数: 1.5万字
定价: 28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高昌对马 / 王伯敏著. — 济南: 山东美术出版社,
2009.1

ISBN 978-7-5330-2669-1

I. 高… II. 王… III. 高昌 (历史地名) — 古城遗址
(考古) — 考古发掘 IV. K8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210822号

出版发行: 山东美术出版社

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(邮编: 250001)

<http://www.sdmspub.com>

E-mail: sdmscbs@163.com

电话: (0531) 82098268 传真: (0531) 82066185

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

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(邮编: 250001)

电话: (0531) 86193019 86193028

制版印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开 本: 990×602毫米 16开 5.5印张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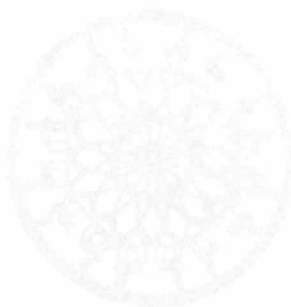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8.00元

小 引

1959年冬天，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，出土了《对马》等剪纸作品。这些剪纸，距今一千多年。对此，我专门写了这本小册子，无非想揭开民间剪纸的一个历史奇迹。这本小册子，既是美术考古，也是美术欣赏，一切凭历史遗迹来说话。

谁都知道，月亮看见过远古、近古空间的许许多多，却不告诉你一点点。但是，民间剪出的一件薄纸片儿的马，埋在地底下千余年，当回到了人间，它却告诉你往事如山。说明历史不无情，历史最有情。因此，当你到了高昌古废墟，你能无动于衷而不歌吟吗！

这本小册子，就在我有了这样的心情时，不辞寒暑，抒写我对《对马》所想到的一切。



目次



小引/1

一、奇迹/3

二、欣欣见幸存/5

1 出土的报导/5

2 幸存的“高昌五剪”/7

对马/8

对猴/13

团花/15

菊花团花与金银花团花/17

残花/18

纸片/19

3 “五剪”立表看/22

三、艺术与历史价值/25

1 适应民俗的取材/25

2 对称美的设计/27

3 释三匹马/32

四、古国流沙/37

1 高昌古城/38

2 阿斯塔那古墓区/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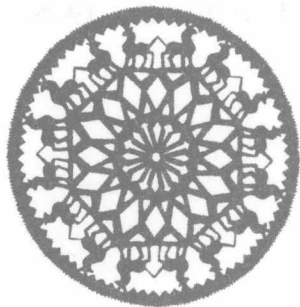
五、高昌文明 农耕文化/55

六、余韵/59

后记/75

附：“高昌历史纪年表”/76

《对马》剪纸复原图/82



一、奇迹

你能相信吗？

在新疆的吐鲁番，几张薄薄的纸片，在地底下埋藏了近1500年，出土时尚完好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如果说，出土的是陶器、玉器、石雕或是金属工艺品，这还可说，然而出土的是几张纸片儿。一位欧洲美术史家知道了，他在信中写道：“This.is.miracle”（这是奇迹），我们的考古家也说：“确实罕见，是奇迹”。

一位维吾尔族学者对我说：“吐鲁番不是一个寻常的历史遗址，那里有庞大的废墟，有古墓群，有火焰山，使人不得不产生寻梦之思”，说的很有诗意。诚然是，若去“寻梦”，梦境必然给人增添几分神秘感。我曾经去过高昌废墟，也曾夜宿吐鲁番，当我在客中“寻梦”醒来时，想到这座古废墟藏着数不清的文化元宝，而那三堡的幽冥世界，显耀着古文化的灿烂光辉，似乎觉得自己不在有炊烟、有车马、有高科技的人间，而是到了神话般的世界，那怕这个感觉是一忽儿的。

这一次(2006年9月)，当我经吐鲁番东归桐江大奇山书舍，就我的感受，写出了一首小诗，题曰《对马·奇迹》，无非长短句，抒发自己一点情思。



高昌废城

荒漠、古朴、人文存；

更有那阿斯塔那

——幽冥世界

行人到此，脚下流沙，

客里沉思，岁月悠悠，

往事多少年，只有问春秋。

谁想到，奇迹出现

出土的剪纸花，

薄薄的纸儿一片片，

却有千余年的岁月，

示人以农耕文化；

含蓄着民俗情怀。

啊！团花、对猴、对马，

君见否？

成对马儿奔大漠！

成对猴儿招魂魄！

啊！神话般的奇迹

毕竟不是寻梦，

蓦抬头，

火洲山上满天霞。

二、欣欣见幸存

高昌剪纸出土，美术史家王子云闻讯，写诗道：“奇迹祥瑞事，欣欣见幸存”。他在西安，那年，我们见面了，他对我说：

“这个奇迹出现了，我很想高高兴兴地早日见到这些幸存的古剪纸。”他的“欣欣见幸存”的诗句，自然成了大家的愿望。

这里，将这些幸存的剪纸介绍如下：

1. 出土的报导

根据这些出土剪纸的所有报导，又根据墓葬发掘者的透露，高昌古墓先后三次出土剪纸，如果把一些残损的不成形，或者手指一触即成粉末的都计算在内，则所谓“幸存”者，似乎有十多件。但

至今保存的，而且可以向读者介绍的，就我所知的有七件。



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——奇迹就在这里出现

在收藏高昌剪纸原迹的博物馆中考察出土的对马

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1959年冬天，在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古城边的阿斯塔那古墓区，清理出六座墓葬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及时写出了“简报”，1960年《文物》第六期刊载了“简报”的全文。“简报”的有关内容是：

1959年11月至12月发掘阿斯塔那墓的六个墓葬，墓葬编号为301—306号，其年份有出土字迹可查。

301号墓——出贞观十七年(公元643年)契约为据；

302号墓——出永徽四年(公元653年)墓志为据；

303号墓——出和平元年(公元551年)墓志为据；

304号墓——出拱垂四年(公元688年)墓志为据；

305号墓——出建元二十年(公元384年)具结为据；

306号墓——出章和十一年(公元541年)字纸所书为据。

上述六个墓葬，内有尸体，有随葬物品如银钗、珠饰、木梳、木杯、陶皿、织锦、纸鞋等。其中只有303号墓与306号墓的出土物中有剪纸作品。

“简报”之外，新疆当地报刊据发掘报告摘登了一些消息。国外报导，有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英国、瑞士等报刊，都是极简单的几行字，而且全都据我国报刊的报导，唯日本人到新疆博物馆见到了两幅陈列的高昌《团花》，作了一些说明。此外，如法国莫尼克·玛雅尔著的《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》(耿升译，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)中，在第六章“吐鲁番地区的丧葬”的第三节谈到：“在中国人于1959年清理的墓葬中，发掘到了许多剪纸，但无法解释其用途”，“我们所指的是一些剪成几何图形的纸片：菱形、梯形和顶尖相对的三角形，在被断代为541年的第306号墓中，剪割使纸张变成了真正的花边形，在其中的一页中，其边缘部分由小小的尖齿形成，而在另一页纸(不幸已残损)中，一群背对背

的动物绕圈奔驰。我们在阿斯塔那的其他墓葬中没有发现过这类剪纸的例证。”玛雅尔在文中说的，基本上符合当时发掘的实际情况。文中的所谓“一些剪成几何图形的纸片”，即是新疆博物馆当初在“简报”中所说的“纸片”，有关这些“纸片”，本文拟另作一则简述。又玛雅尔文中提及的“一群背对背的动物绕圈奔驰”，指的是《对马》剪纸，本文也拟另作一则论述。至于玛雅尔文中说的“我们在阿斯塔那的其他墓葬中没有过这类剪纸的例证”，这与事实有出入，因为在阿斯塔那的310号墓和88号墓中，都有高昌剪纸作品的出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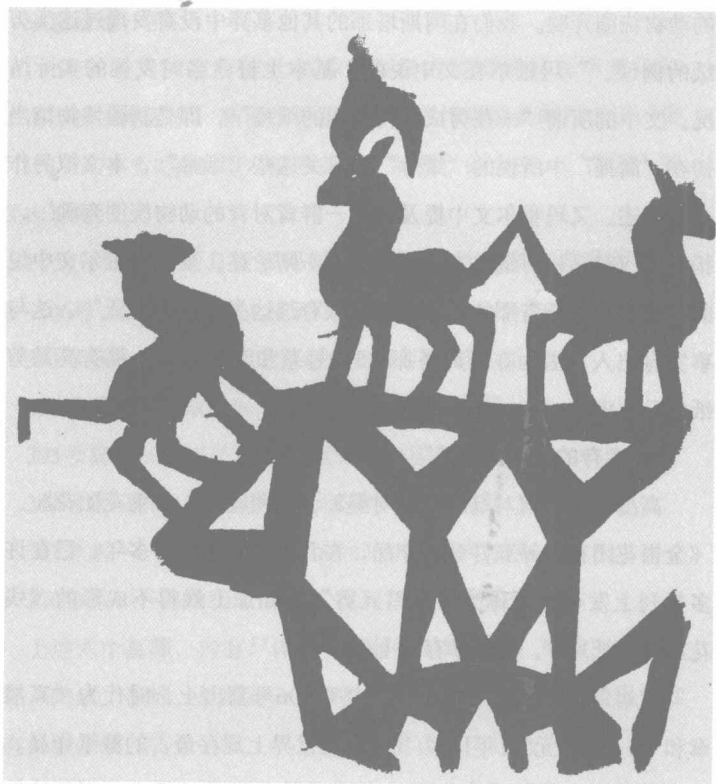
2. 幸存的“高昌五剪”

高昌出土的《对马》、《对猴》、《团花》、《菊花团花》、《金银花团花》等五件剪纸作品，在我国剪纸界流传多年，已在许多报刊上发表，通称为“高昌五剪”，如加上残得不成形的《残花》和《纸片》，算是幸存的七件。

《对马》，1959年冬于阿斯塔那306号墓出土，时代为“高昌章和十一年(公元541年)，为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剪纸作品。出土时已残，存马三匹，土黄色，尺寸为10.8×10.7cm，对于这件作品，如果给以复原，可知原作的马为8对，计16匹，当时用纸的折叠方法剪成，剪艺已相当熟练，细看原作，可辨刀剪的锋利。现将王莘的复原图刊出，以便读者对照。

这件残存三匹马的剪纸，经过手制与电脑的摹制试验，不能复原为“四边形”，也不能复原成“六边形”，只能复原为“八角形”。

这件剪纸出土的当初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报道(载《文物》1960年第6期)说作“一件土黄纸剪成六角形，每边上各立尾梢相连的对鹿”，这些报道，经复查，有两处不符事实，一是“六角形”。实验证明，只能是“八边(角)形”。而问题较大的是“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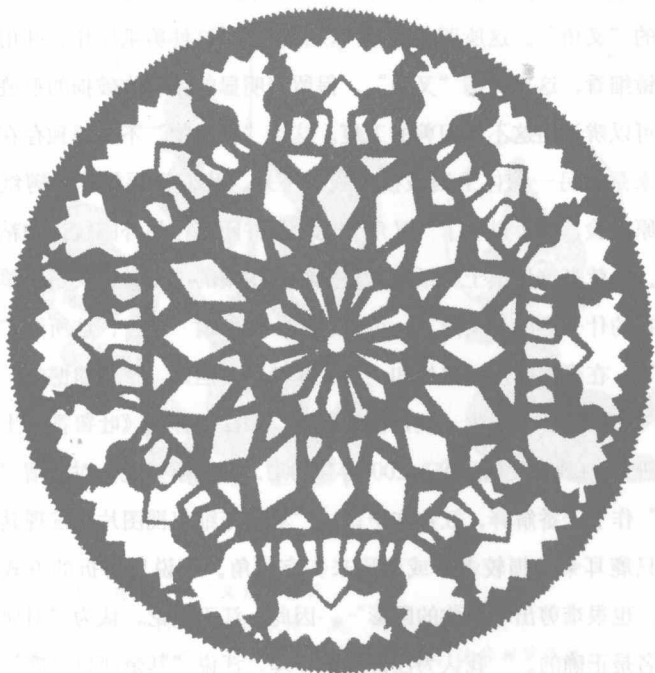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对马》

鹿”说。20世纪60年代，新疆有的报刊发表文章，受“报道”影响，以“对鹿”引用。及至80年代，对于这件剪纸的定名，逐渐明确。1983年，我到新疆，吐鲁番文管所所长阿吉同志告诉我，对于这件剪纸，当初有人说作“鹿”，不等于馆里大家都这样看法，我们都称它为“对马”。这一年，我与吐鲁番文管所多位同志一起进阿斯塔那墓参观，凡提到306号墓出土的这件剪纸，无人不称《对马》，也就在这一年，新疆自治区出版社，出版一本介绍高昌古废城的小册子，对这件剪纸，也称“对马”。这一年，我在

新疆写了一篇《看新疆剪纸作品有感》(载《新疆美术》第2期),我对这件剪纸,称之为《对马》。事实上,20世纪80年代,吴山编《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》;90年代初,邓福星编《中国民间美术全集·剪纸》,苏连第编《中国民间艺术》,王伯敏编《中国民间美术》,倪凤皋编《中外剪纸艺术》以及稍后程征编《中国民间美术全集·剪纸》,董季群编《中国传统民间工艺》,及至2007年8月出版之王树村《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史话》等,对这件出土剪纸,都称之为《对马》。情况尽管如此,而《对鹿》之说,仍在社会上散布。持“对鹿”说较明显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位贾姓的“对鹿”说。

《对马》复原图 王芊复制
(《对马》复原,只能复成八角形,否则,角度、线条位置都对不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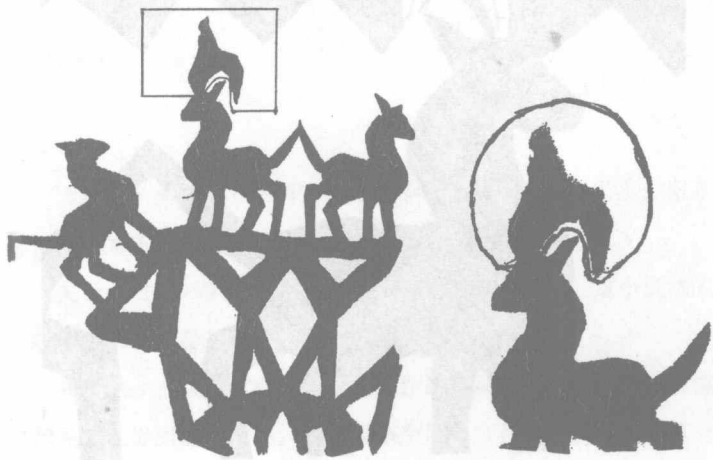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这里，抄录贾说全文，与读者一起审读。贾说全文见1988年出版的《中国美术全集·工艺美术编》的图录说明文字：“北朝·新疆吐鲁番，纵10厘米，横10厘米。这件剪纸1960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，残存一小部分。系土黄色纸剪成。其中心已无法分辨，仅见一段弧形，余为几何形图案。可复原为六边形。每边各立相背的二鹿，两鹿尾梢相连，四肢直立，其中一鹿头上还残存一叉角，浑厚而美丽。与此件剪纸同出土的有高昌章和十一年（即公元541）的文书，可以此推断这件剪纸的年代。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..贾应逸撰文..本图摄影胡湘利）”。这则说明，虽然只有150多字。说得不确切的，却有多处。例如，这件剪纸出土时间是1959年，被说作1960年；剪纸残存纵横为 $10.7 \times 10.8\text{cm}$ ，被说成纵横 10cm ；这件剪纸复原只能八边形，仍然被说作“六边形”。至于这件剪纸的一只动物，头上有“粘着物”，被说作“鹿”头上的“叉角”。这所谓“叉角”，我曾面对这件剪纸原作，并用放大镜细看，这点所谓“叉角”，保留着明显的粘着物破损的痕迹，还可以辨认出这不是刀剪的刀痕。这点“粘着物”不是单独存在，原来是从另一物体上因破损而残留下来。我们只要作这件剪纸的复原实验，更可以明了“叉角”无疑是件团花作品外围纹饰的粘着物。也就是这件出土剪纸原来外围纹饰图案的小部分，决不是单独存在的什么鹿的“叉角”。可以理解，这所谓“鹿”，这所谓“叉角”，在事实面前，自然如“夏至冰消”。但是，令人遗憾的，贾的“鹿”说，已产生一误再误的影响。如江玉祥撰《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》（载《民俗研究》2000年第1期），就引用贾说，对所谓“叉角”作了一番解释，江在文中说：“笔者仔细审视图片，发现其余两只鹿耳朵缺损较多，或许原来头有叉角。再说用对折的方式剪纸，也很难剪出不对称的圆形”。因此，江下结论，认为“对鹿的定名是正确的。”我认为江说强词夺理。江说“其余两只‘鹿’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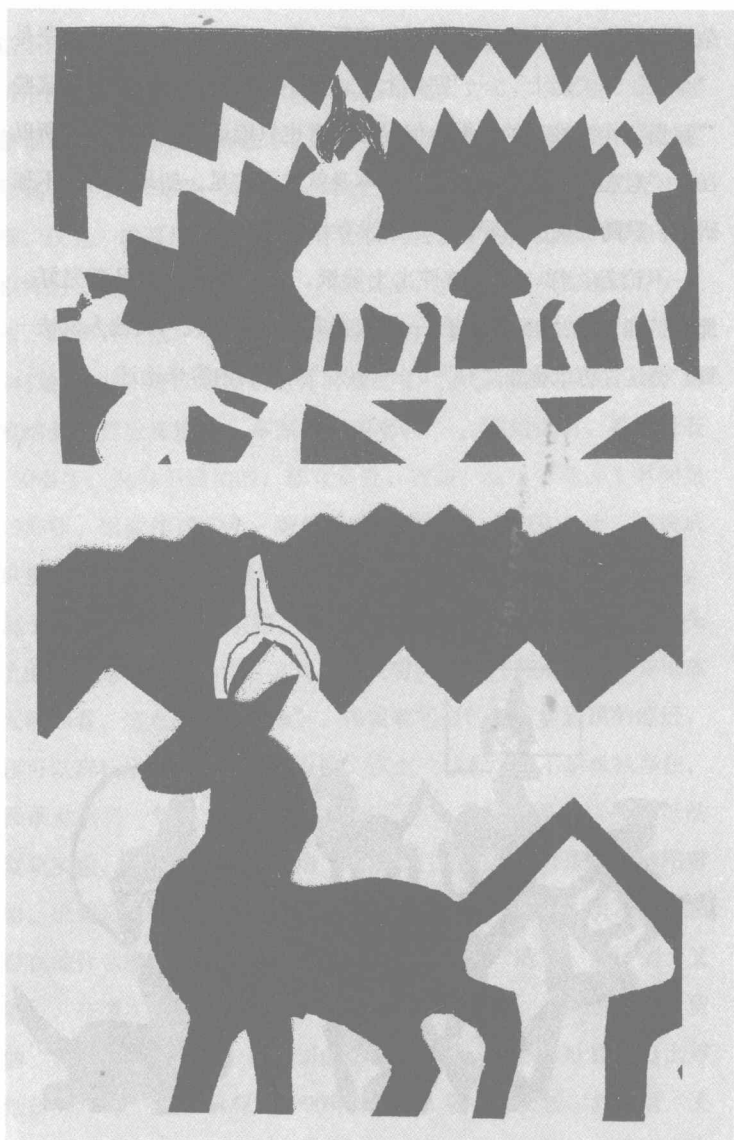
朵缺损较多”，这是出土剪纸的实际状况，岂只是“耳朵”，便是“身上”、“足上”、“图案上”，无不有缺损，怎么可以将这些“缺损”作为推理的依据，何况推理者也只能说是“或许”，所以江说“对鹿”定名“正确”，其本身就站不住足。如果个别人不加研究，只随贾说而跟着说，这就没有什么可评述了。

不论怎么样，好在这件出土剪纸，至今在博物馆保存完好。那么“鹿”乎？“叉角”乎？一切依据客观存在。我与其他人说法一致，将这件剪纸称作“马”，一切以“马”的内容来论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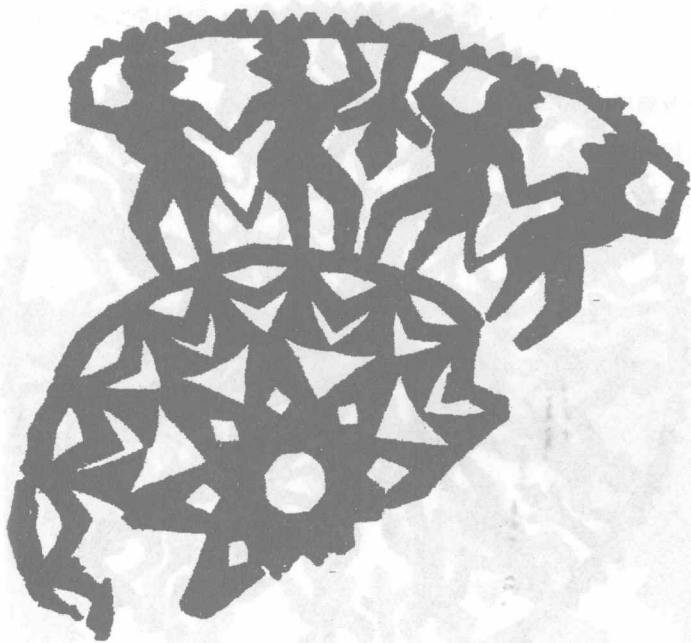
对所谓“对鹿”的“叉角”分析

方框内的这点东西，被误以为“鹿”的“叉角”。圆圈内的这点东西，边缘有明显的残破裂痕，决非刀剪痕迹。



上，这是《中国民间美术全集·剪纸卷》图476对马剪纸复原的局部。可以看出，该书编者对所谓“叉角”，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理解，让我们都明白，“叉角”显然是这件团花剪纸外围纹饰残存的“粘着物”。

下，这是王革的复原剪纸的局部，清楚地表明，所谓“叉角”是这件团花剪纸外围纹饰残存的“粘着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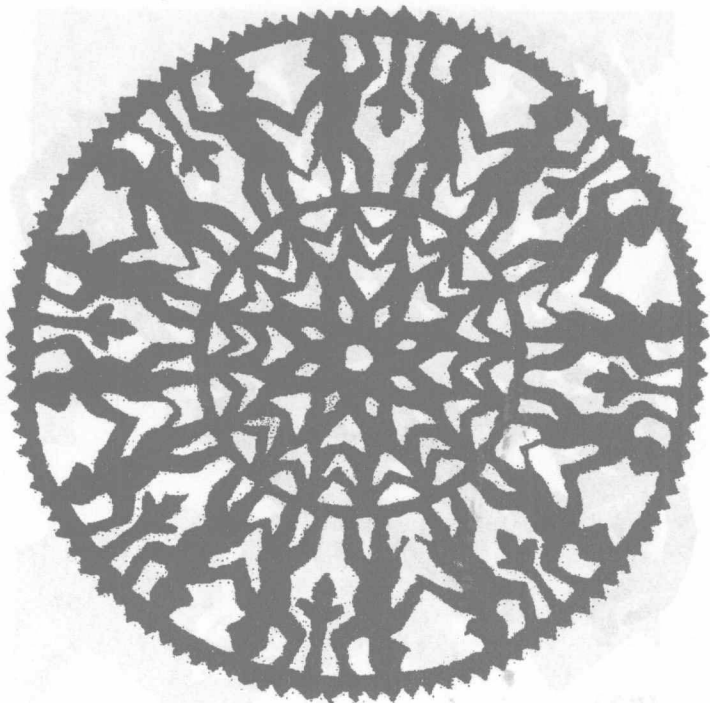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对猴》

《对猴》剪纸，1960年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10号墓出土。据墓志，年份为高昌和平元年，即公元551年。

关于《对猴》剪纸的年份，至今还有不同的说法。这个说法的影响也不少，需要澄清。

我虽然一直认为《对猴》为北朝作品，每当落笔撰文时，为慎重起见，凡提到这件作品，我总要拖个尾巴，补充一句：“另有一说为隋代作品”。这个“另有一说”，即贾应逸之说。贾在《中国美术全集·工艺美术编》图137作“说明”时，将《对猴》这件作品标为“隋代”。只说“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，没有提到出土于那一号墓，也未有说明“隋代”的那一年。2006年8月，我



《对猴》剪纸复原图

专程到新疆博物馆，当看了《对猴》的出土原作后，因不明年份，因而向博物馆讨教。博物馆有关同志，既热情又负责，后经查阅馆里所存的出土发掘的“原始档案”，给了我答复，获悉“对猴出土于阿斯塔那310号墓，该墓为高昌和平元年，公元551年”。至此，我认为《对猴》剪纸的年份，当以新疆博物馆所存的原始档案为依据，定为“北朝”，不能再标为“隋代”。

关于与《对猴》年份讨论有关的问题，这里附提一下，请读者注意。

《对猴》剪纸出土于阿斯塔那310号墓，墓葬时间为“高昌和平元年”，而与310号墓同一年墓葬的，在阿斯塔那墓群中，尚